

<<如果这是宋史.4, 仁宗盛世卷.下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如果这是宋史.4, 仁宗盛世卷.下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8294460

10位ISBN编号：7538294465

出版时间：2011-12

出版时间：辽宁教育出版社

作者：高天流云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如果这是宋史.4, 仁宗盛世卷.下>>

内容概要

通俗写史的巅峰之作：解除现代人了解历史的阅读障碍，让普通大众能够无障碍阅读，了解中国历史---有史以来，唯一一部白话通俗宋史，作者以亦雅亦俗、亦庄亦谐的写作方式，在生动、有趣地讲述历史故事的同时，叙述了历史上值得人们思考的大大小小的无数故事。

<<如果这是宋史.4, 仁宗盛世卷.下>>

作者简介

高天流云，本名刘羽权，沈阳人，从事宋史研究多年，其出版的历史著作《如果这是宋史》系列，是目前市场上最为畅销的白话宋史。

书籍目录

- 第一章 1042年的北风
- 第二章 西线铁幕
- 第三章 葛衙内的游戏
- 第四章 最后一根稻草
- 第五章 爬满虱子的锦袍
- 第六章 君子在此,诸神退位
- 第七章 庆历守望者
- 第八章 独立贺兰山
- 第九章 仁宗的面纱
- 第十章 生得奸诈死成笑话
- 第十一章 花灯节之夜
- 第十二章 正版包青天
- 第十三章 鬼面昆仑关
- 第十四章 梁适升官记
- 第十五章 掀开名世的袍襟
- 第十六章 妙不可言的灾难
- 第十七章 狄青之死
- 第十八章 百年经营铸高文
- 第十九章 千年显赫大梁城
- 第二十章 45年无太子
- 第二十一章 不识贱人真面目
- 第二十二章 唯此一仁宗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1042年的北风 现代商场上有句名言：“世间的钱只有那么多，你多得了，别人就会少得，从无例外。

所以商场即战场，必须抢！

“人世间的快乐也是一样的，只有那么多，你快乐，必然会有人不快乐。

除非，大家都是无欲无求的第欧根尼，有个狗窝就觉得上了天堂。

不然，你的欢乐总得有些理由吧，那个理由，就一定建筑在别人的不快乐上。

从无例外，小到今天买土豆时讲下来两毛钱，大到耶律宗真和赵禛讲价钱。

公元1042年，是宋庆历二年，辽重熙十一年。

这时耶律宗真二十六岁，已经当了十一年的辽国皇帝。

最近他有点烦恼，日子太顺了，幸福得让人无聊！

他坐在契丹皇位上向四面八方张望，先看自己人。

从他老爸望到老妈，从兄弟看到儿子，边看边想，觉得谁都挺好，但谁都让他提不起兴致，似乎生活还少了点什么。

老爸死了很久了，显赫人物的死亡就像老酒，时间越长，名头越芬芳。

圣宗陛下，这个名头在辽国百余年间独此一份，必将万古流芳，他只有羡慕的份儿。

他的老妈，强悍凶狠的萧褥斤女士，不说也罢，早在八年前，就让他凉透了心。

那时萧老妈突然间觉得这个儿子很陌生，情敌养大的孩子，就算是亲生的，也不投缘。

她秘密召集娘家人，要用小儿子耶律重元替换宗真，辽国需要新的刺激，搞个政变还是很有趣的嘛。

可惜小儿子的心理有问题，从重元后来的表现来看，这个契丹娃总是在造反和不造反之间纠结，闹得国家不安，他自己更不安，直到全家死光光，辽国也元气大伤。

其实他现在就顺理成章地当皇帝多好？

但精神上的毛病就是个绝症。

他悄悄地跑去告诉大哥，老妈要干掉你了，怎么办要快想。

大哥当机立断，先下手为强，把一大堆的舅舅都抓了起来，收回老妈的太后印玺，再给她搬家，到老爸的坟前去反省。

直到三年之后，宗真有一天突然悲从中来，思念自己的妈妈，亲自驾车赶往庆州皇陵，把妈妈接回皇宫。

但怨恨不解，萧褥斤厌烦了谁，终身都没有宽恕。

无论宗真怎样孝顺，也没法挽回。

于是这时他只能自嘲地一笑，看来母子之间的感情，也得从娃娃抓起，沟通要及早啊。

目光转移，再看向弟弟。

耶律重元现在是皇太弟，所谓“仁兄贤弟”，弟弟当年如此贤良，哥哥怎会不仁德？

皇太弟的名号已经是辽国的正规皇储，并且兼任北院枢密使，是南京（今北京）留守，名副其实的辽国第二号人物。

位高权重，彼此安生，那就继续安生下去吧。

下一位是他的太子，十三年后的下一任辽国皇帝出场。

说到名字真是如雷贯耳，现代华人无人不晓，就是《天龙八部》里萧峰的结义大哥耶律洪基。

这时耶律宗真应该露出了由衷的微笑，很得意，这个儿子太理想了。

首先这是个心灵美的标准契丹青年，佛教是他的心灵主宰，有荐于伟大的圣宗皇帝小名都叫做文殊奴，可以了解，父子之间、祖孙之间有着怎样的共同宗教语言。

历史可以证明，洪基把宗教变成了怎样的事业去做。

他和宋朝未来的赵佶皇帝一南一北，一个叫“道君教主皇帝”，一个庙号是“道宗”，互相呼应，真的让各自的国家变成了前所未有的理想社会。

一个信道，一个信佛，宋、辽就在他们两人手中亡国！

这都是未来的事。

<<如果这是宋史.4, 仁宗盛世卷.下>>

信神终得救，这时耶律宗真也是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，他深信，这么好的宗教，一定会让他国泰民安，仙福永享，寿与天齐，敢说亡国，小心乱讲遭雷劈。

身边的人都看到了，他的目光变得深邃而辽远。

契丹王廷御座之下的各位王公贵臣静候良久，才听到年轻的皇帝非常深沉地问：“我姐夫那边还好吗？”

“忘说了，李元昊的正妻就是辽国的公主，是耶律宗真的姐姐。

为了两国的传统裙带关系，已经嫁过去好多年了，只是半点夫妻感情都没有。

估计辽国的公主很自尊，李元昊又是个暴烈型的宅男，互相从来就没好脸。

从历史资料来看，这时公主已经死了，但辽国还不知道消息。

这时耶律宗真听到的回答是，也好，也不好，但无论怎样，对我们都很好。

说好，是李元昊还活着。

不好，是他胖头肿脸地往回跑，被张亢踢黑了脸。

无论怎样辽国都好，这更简单。

坐拥东亚最强军事实力，辽国坐山观虎斗，两边打得越狠，对它越有利。

一些利益简直是不招自来，比如西夏国和李元昊最短的那条船板——钱。

没有了宋朝每年的恩赏，再断了宋、夏之间的榷场，李元昊的国家里仍然只出产青盐和马匹，他想要钱打仗，就只有一条路好走。

把牛、马、羊、骆驼等土特产卖给契丹人，但非常可惜，卖不上价。

这些东西辽国人都有，一点都不稀罕，你爱卖不卖，简直是坐地要价，地下室还钱。

这样就造成了一个结果，李元昊拼了命去打架，实际上都是替耶律宗真创收。

这日子是多么美啊。

完全可以更美，耶律宗真问过了姐夫的近况，开始向群臣微笑，顿时契丹王廷上金光闪烁，每个人都看到了大笔的现金、布匹、绸缎，或者黑黝黝的土地。

要问美丽的生活哪里来，大家向南看。

坐山观虎斗只是预备动作，要是没有下一步的趁火打劫，就是个只会看热闹的呆汉。

这时宋、夏战争已经打了快三年，早了宋朝没疼，根本不怕；再晚些就要打出结果了，时机一去不复返。

耶律宗真紧急指示，大家想个办法，立即行动，要俺的皇兄吐出钱来，还要他心甘情愿。

因为我们一定要做到有理有据。

这时辽国人的智慧开始显露，以前和以后的历史都证明过，游牧民族一点都不傻，金钱面前人人平等，和汉人们一样聪明。

他们把史书往回倒翻，很快找到了打劫的理论依据，在这一年的年关正月，给宋朝的皇帝写了一封信。

信是这样开头的，“弟大契丹国皇帝谨致书兄大宋皇帝”，很客气，内容嘛，是一本血泪控诉回忆录。

从五代十一国的后晋时说起，汉人方面的皇帝，上至柴荣、赵匡胤，下至赵光义、赵恒，再到现任的赵祯，你们都是错的，从根错到梢，从里错到外，我们契丹这方面长期愤怒，忍无可忍，可也能忍，只要你们有改正错误的诚意。

事情从石敬瑭说起，当年的干儿子是诚心诚意把燕云十六州献给老爸耶律德光的。

而爸爸也没白拿，亲自出兵办事，以至于最后累死，所以十六州的土地是合理合法的劳务费。

但是被汉人那个狂暴的，不讲道理的后周皇帝柴荣给抢跑了，一共有三关十六县之多。

你们宋朝的皇帝不说归还，反而变本加厉，尤其是你爷爷赵光义，不仅攻打我们的友好邻邦北汉，还突然越过国境袭击幽州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

真理没有年限，别以为时间久了就是本死账，现在你们得回答。

还有赵恒，澶渊之盟占了大便宜，我的父亲好说话，你们就不自觉，瓦桥关以南还有十个县，我们日夜都在期盼，你们就不怕利息太多不好算？

<<如果这是宋史.4, 仁宗盛世卷.下>>

至于你，我的皇兄，你就更出格了。

远的不说，就说李元昊。

他是我辽国的女婿，是我的家臣，就算犯了再大的罪，要杀要剐得我说了算。

你连告诉一声都没有就大打出手，当我是主人还是狗？

！

综上所述，委曲加愤怒，亏吃得太大了，我要求亲兄弟明算账，瓦桥关以南十县土地必须还给我。

还了是好兄弟，不还&hellip;&hellip;你自己看着办吧。

赤裸裸的威胁，说得振振有词。

这就是历史的妙处，年深日久，再加上人类都善于从多角度、多层面去分析问题的优秀传统，很多事就都说不清了。

这封信在正月发出，宋朝正月里收到，大过年的开始全体做心脏体操。

各个都心跳过速。

这事儿不必多计算，太宗陛下当年都没法承受党项和契丹的联手压力，被迫向辽国求和。

何况这时党项已经强大到了这种地步，西北动荡，再加上东北方开战，宋朝边防必将崩溃！

之后就是开封以北所有土地的沦陷。

宋朝的军备最强的只有一面一点，即边防线上的全面防御圈和开封城里庞大的禁军集团。

在这两者之间全都是真空地带，平时的驻军可以参看 延路上的延州城，只有几百或者过千的士兵，根本形同虚设。

再想一下澶渊之盟后到现在三十九年的时光里，北方战线上从设备到人员都处于休闲状态，这仗根本就用不着打。

死定了。

问题出现，辽国人的要挟接受吗？

给土地还是要战争？

或者再想深一层，本着死到临头也要睁大眼睛的勇敢精神，来仔细分析一下，辽国人有几分胆量是真要开战，只要不得到土地？

讨价还价，还有没有可能？

在这样想时，每个有理智的宋朝人都会隐约地感到到另一种可能。

契丹人会不会真的和自己的女婿李元昊联手，要覆灭大宋&hellip;&hellip; 面对危险，大到一个国家，小到某一个人的成色都显露了出来，只有这种时刻，才能百分之百地看清楚他们都是些怎样的人。

说危险，危险面前最早崩溃的先是一群最聪明的人。

这些人是宋朝当时的&ldquo;精英&rdquo;。

唯其聪明，所以奸诈，因为奸诈，所以得势。

他们就是宋朝的宰执集团，具体到个人，就是吕夷简、晏殊。

说他们崩溃和&ldquo;聪明&rdquo;，都是有证据的，就是他们对契丹勒索行为的应对方式。

宰执集团乖乖地就范了，他们选择接招。

第一步，先选出来宋朝的接伴使，要由这个人去迎接辽国使者。

相应的，以后所有出使、谈判的工作，也要由这个人负责。

这个人是谁呢？

想了又想，吕夷简为国为民选出了一位硬汉子。

他私下里提醒赵祯，陛下，还记得当年您离婚时，哪位臣子对您最凶狠，最不留情面吗？

嗯，范仲淹？

不，富弼。

赵祯一下子就想起来了，当年富弼曾经写过奏折，把他说成了一个不敬父母、荒淫好色，还陷害忠良的劣等皇帝，有碍于当时的形势，才压下来不让它见天日。

是啊，这个臣子很有特点，至少是很有胆量。

好，就派他去和契丹人打铁吧。

## <<如果这是宋史.4, 仁宗盛世卷.下>>

就这样，吕夷简不计冤仇，又在危难时刻给国家推荐了一位忠贞贤臣。

历代史书中提到这一点，都会和他以前推荐范仲淹上西北前线联系起来，说吕大宰相虽然平时拉帮结派，总揽朝纲，做事阴险，是个坏蛋，但在大事情、大方向还是很不错的嘛。

真的吗？

这里隐藏着一个事实。

试问吕大宰相可以一手遮天，那么他的势力有多大？

帮手有多少？

为什么在国家用人的时候，他总是把政敌推上去，自己的人都跑哪儿去了？

把整个宋史翻一遍，吕夷简的人出场时，都是在内斗中神勇无比。

这些人一句话就可以涵盖——阴险小人，只会给别人下绊子，射冷箭、在国家正事上面半点能力都没有，基本上全是草包。

部下、亲信都是草包，首领是什么？

大草包，大奸臣，这就是吕夷简的本相。

任命颁布之后，朝野一片哗然，其中最哗的是大才子欧阳修。

欧阳修连夜写了一道奏折给皇帝，陛下，您还记得唐代的贤臣颜真卿是怎么死的吗？

您有好臣子，可别当垃圾随便乱扔啊。

颜真卿，世人都知道“颜筋柳骨”，那是中国历代所有书法家中怎么排都进前三的人，《祭侄文稿》仅稍逊于《兰亭序》排在行书天下第二。

他更是大忠臣。

唐德宗兴元元年，公元784年，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变，奸相卢杞借刀杀人，派颜真卿去劝谕。

那真是恶搞，那时安禄山叛变已经过去了三十年，唐朝早就进入了藩镇割据时代，谁有兵，谁就是王。

面对造反居然去“劝谕”，完全是找死。

可颜真卿真的去了，理由只有一个，那是皇命。

就这样，当时的吏部尚书、太子太师、鲁郡公被李希烈勒死。

现在派富弼进契丹，是不是也想让他死在那儿？

弱国无外交，这时宋朝在西北战场动不动就死上万人，东北方面更是千疮百孔的纸灯笼，让富弼拿什么讲价钱？

以什么来做护身符？

就算契丹杀了他，难道宋朝还真的能为他报仇吗？

这些都是问题，多现实，可奏折报上去，一点回音都没有。

很经典，“不报”，被政事堂的宰相们给压下来了。

这是吕夷简的招牌动作。

富弼的任命生效，他走进皇宫向皇帝辞行。

“主忧臣辱，臣不敢爱其死。”

这是富弼在史书中留下的话，您的忧虑就是我的耻辱。

一语成谶，耻辱真的迎面而来了。

他正月末、二月初时到了边境雄州，一直等到三月中旬，辽国的使者才姗姗来迟。

来的是萧英和刘六符，富弼和一位太监前去迎接，就见萧大使者大刀金马地坐着，没有半点站起来的意思。

这是个严重的侮辱。

富弼的身份就算了，身边的太监非同小可，他是宋朝皇帝的代理人，和仁宗皇帝没区别。

富弼冷冷地看着，问萧英你搞什么。

这个契丹人不阴不阳地回答，我脚疼，站不起来。

立场鲜明。

要说契丹人就是诚实可爱，从一开始就摆明了态度，就是不再把宋朝当回事。

我是来勒索的，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懂吗？



<<如果这是宋史.4, 仁宗盛世卷.下>>

懂，富弼懂，在场的每一个宋朝人都懂。

这是个常识，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争斗，更没有永恒的和平。

尤其是那些条约、盟书。

誓言就是用来背叛的，这个道理每一个成年人都懂！

但是也有契丹人不懂的事。

有些人看重的是金钱，尤其是权势，所以他们见着了钱和威胁就会腿软，比如契丹、党项，一个刀兵相见，一个乘人之危。

宋朝人不同，也许从古到今的汉人们都不同，他们让其他的民族费解。

你们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啰唆，什么叫做气节？

哪儿来的那么多道理？

谁强服谁，这个世界不是“狼性”才最优秀吗？

的确很费解，汉族人自己也搞不大懂这些问题，但几千年以来一直这样做着。

这时的富弼冷冷地问：“以前我也做过使者去你们契丹，当时病着，可闻命即拜，绝不失礼。

现在我们的中使（太监）在这里，你说有病，就这么坐着，这是什么礼节？

说实话，这话问得实在很一般，不严厉也不刺激。

富弼得守着外交礼节，总不能直接说出来你们契丹人难道没有腿脚好的，非得派你这个瘸子出来？

后果妙不可言，连富弼都不敢相信，一下子就试出了契丹人的深浅。

萧英突然间站起来了，他可能真的是腿脚有问题，要两个下属扶着，才能给宋朝的中使跪倒磕头。

呸，在场的宋朝人肯定集体暗骂了一声，见鬼的契丹人，这就软了？

还以为你们得多凶呢，原来就这点颜色。

富弼的心里也有了底。

宋朝的官方史书说，整个过程中，富弼一直认为，辽国在单方面破坏“澶渊之盟”的友好精神。

由于很卑劣，所以实际操作中契丹人肯定会心虚、难堪，在宋朝一方，就要加倍地理直气壮，无所顾忌。

要做什么，讲什么，都要放开了来，千万别胆小，根本没必要。

真是这样，富弼的气节、民族自尊就要被放大一万倍才成。

他根本不该当什么谈判使者，应该直接站到边境上把契丹人骂回去，卑鄙无耻的东西，滚回去告诉耶律宗真，派什么大使，宋朝只是把你当一坨屎，回去等死吧！

谈判首先是个技术活儿，得先琢磨出来对方的成色才行。

现在富弼清楚了，开战基本不可能。

之后他才变得既大胆又坦诚，在从边境到京城的十多天时间里，和两个辽国人紧密接触，随时随地地聊天，渐渐地辽国人也把心里话说了出来。

打住，一般史书写到这里，就直接说两位辽国大使开始泄露国家机密，原因就在富弼的高超谈话技巧，好像光是一顿忽悠，就能把辽国人洗脑。

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。

路过澶州，这个当年宋、辽两国君主结盟的地方时，富弼突然问刘六符，这里是名城，此时此刻更有位名人驻扎在这里，和你们也蛮熟的，有兴趣去看看吗？

谁？

两个辽国人问。

富弼的神色很骄傲，那是宋朝此时硕果仅存的一位先朝名将，真正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威风八面的人。

王德用。

他的名字早就成了传说的一部分。

少年时千里奔袭，把李继迁赶出青、白池老巢；二十八年前的澶渊大战，他和父亲王超指挥定州大阵，近十五万精兵，截断了萧太后和辽圣宗的退路。

## <<如果这是宋史.4, 仁宗盛世卷.下>>

种种威胁，终于让辽国签下了“澶渊之盟”。

在宋朝，乃至在辽国和西夏方面，他和真宗朝末期、仁宗朝刘娥当政的十年间的名将曹瑋一个等级。

两个辽国使者一听，立即来了兴趣，一定要去拜见。

走进澶州城，两个辽国人大吃一惊。

他们这次来要挟的理由之一就是宋朝不守规矩，在边境线增兵，修堡，挖沟，可双方都心知肚明，增的是民兵，根本不构成威胁。

这时澶州城里布满了正规军，大街小巷上警戒森严，完全是战时标准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

难道宋朝早有准备，根本就是在准备打仗？

带着满肚子的问号，他们见到了传说中的少年英雄。

王德用这时须发皆白，已经整整六十二岁了。

花甲老将威风不减当年，辽国的使者一见面就奉送了一顶高帽子。

“您的大名我们真是久仰了，今天相见，实在幸运。

今年澶州这一带大丰收，都是您治理得好啊。

”王德用微微一笑，做过枢密使的人，宋朝的顶级高官，什么样的客套话没见过？

他很轻松地就把话题引入正轨。

“我们的天子圣明仁德，所以才连年丰收。

”没滋味的套话，精彩的在下面，王德用把他们引进客厅，谈话中给他们介绍了一些在座的名流。

这些名字，就让萧英、刘六符聚精会神甚至警惕戒备地静听（竦听）。

原枢密使王德用现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，再过些日子就加封为定州兼三路都部署，总领北方军事；以前的三司使程琳，现在知大名府，兼北京留守司，再兼河北安抚使；前宰相陈执中知青州，兼青、淄、潍等州安抚使，这三个顶级人物之外，还有大批量的人员职务调动。

方向只有一个，向北。

这些都清晰无误地显示出宋朝正在向东北方向集结力量，面对威胁，宋朝选择了强硬对抗。

这之后，才有的辽国使者对富弼的私下聊天。

这两个人先是把辽国皇帝真正的目标说了出来。

有两个，要么把土地交出来；要么，把宋朝的公主嫁过去。

两者必得其一。

土地和公主，先不要说土地，宋朝立国以来的确丢失过，比如西夏方面的灵州。

但是公主，宋朝不是唐朝，更不是汉朝。

汉朝从刘邦开始，历代君主就有市井无赖的气息，为人做事的时候只讲手段，难得讲到品味和正规。

比如刘邦见着儒家弟子，就把他们高高的帽子抓下来当众撒尿。

汉武帝的朝廷标新立异，大男人裸体穿着纱料上殿，居然大为欣赏。

尤其那时更没有后来的所谓道学理教，女子再婚，甚至私生子，都没有什么不光彩。

比如汉朝的绝世名将霍去病，一点都不隐瞒自己是私生子，并且是奴仆所生的私生子身份。

所以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，可以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北方蛮族。

当然了，他们做这种事时同样不正规，通常都用宫女代替。

唐朝，是一个胡汉难分的时代。

李氏王朝的皇室血统里就带有胡人血脉，由此衍生出后来一次次地向异族求援，来平息国内叛乱。

直到出现安禄山，胡人终于尾大不掉，挖出了唐朝覆灭的大坑。

在这种心态下，他们不介意与异族人通婚。

何况他们的强者身份，也让通婚没有屈辱感。

但是宋朝不行，赵匡胤、赵光义虽然出身平民，但向往文化。

礼教大防、汉本位思想，都在这时复苏。

后来的程朱礼学能在宋朝发扬光大，绝不是偶然的。

## <<如果这是宋史.4, 仁宗盛世卷.下>>

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，尤其是这时宋朝处于劣势，如果通婚，就是比战败求和、丢失领土更大的奇耻大辱！

说出了条件，两个辽国人很可能看到了富弼愤怒的神色，他们立即又加了一句话：“可从，从之。

不从，更以一事塞之。

王者爱养生民，旧好不可失也。

“能答应就答应，不答应就算了，找个理由搪塞过去，您可千万别发火，咱们两国的友好关系才是最重要的。

还得指望您办事哪。

进了开封城，这两人的嘴脸再次变化，和刚到边境线上差不多，高高在上，趾高气扬，当然给仁宗皇帝跪下磕头是免不了的，说出来的话却完全是上国身份。

怎样，笑话这两个契丹人吗？

千万别，人家的使者功夫很地道，台面上的一套，台下面一套。

身上带着使命呢，两面三刀是这个活儿的基本功。

本着契丹的国书精神，他们要求宋朝先得把以往几十年虐待辽国的理由解释清楚，捎带着又来了一段慷慨激昂的临场发挥。

刘六符说，你们宋朝总在边境挖沟干什么？

不就是提防着我们的骑兵吗？

告诉你们，那半点用都没有，我们扔点芦苇了、稻草了就能跳过去。

实在想来狠的，我们索性把沟堤挖开，十万骑兵每人扔一包土就足以填平它！

说完甩手下殿，留下宋朝君臣在那儿喘粗气。

好半天，赵祯问，大家说话，问题怎么答，沟的事怎么办？

是不是辽国人真的容不下它，有它就能招来十万骑兵外加土包子，还是说我们修这些工事完全是掩耳盗铃，除了让人笑话，根本半点用都没有？

注意，从这时开始，历史就变得非常儿戏，两个当时世界上最富足最强大的国家，讨论最严肃最重大的领土问题时，使用的手段、说法、提问、解答，都像小孩子在做游戏。

之所以会这样，不是说宋朝和辽国在退化，这一代的君主都是废物，而是揭露了一个真相。

这个真相在当时只有少数几个人能看破，但不包括赵祯和耶律宗真。

要在随后进行的各种争端中，他们才会渐渐地明白。

可那时早已事过境迁，发生过的，早已无法更改，更绝对没办法后悔。

这些争端，决定了宋、辽、西夏三国的国运走势。

看着最怯懦无能的，最吃亏屈辱的，反而最平安稳定。

五千年历史里最被人向往的传说盛世就在之后形成；最强悍进取的，最朝阳奋发的，变得一蹶不振，之后一百多年里剩下的历史再没有半点值得骄傲的业绩留下；至于那个最想占便宜，也真正两边都占了便宜的，它吃的亏最大，之后亡国灭种的大祸就种在这时！

这都是后话，现在看看他们都做了些什么。

首先是智力问答，辽国的提问，由宋朝的顶级文人，前状元、现翰林学士王拱辰答辩。

王大人翻阅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，很快找到了一个辽国的小纰漏。

他说，太宗皇帝当年打下北汉之后的确突然进攻了幽州，但那是在另一个突然发生的情况下，才作出的决定。

辽国人先是表示中立，派正规使者到行军大营中送礼物，套交情，可是另一边又悄悄地发兵支援北汉，被我们发觉，才在石岭关发生激战，我们的郭进将军大获全胜。

在这个历史阶段里，我们宋朝完全是被迫应战，至于进攻幽州，面对挑衅，我们还不能发泄一下吗？

关于边境上的水沟问题，王拱辰的看法是不理会。

理由很简单，契丹人要是真的把防骑沟渠看得一钱不值，他们就会闭嘴不说了，留着开战时突然袭击，那是多大的好处？

现在说了，不过是口头威胁而已。

<<如果这是宋史.4, 仁宗盛世卷.下>>

理都不要理，当什么都没听到。

这样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，要挟勒索。

面对辽国人的战争威胁，宋朝还价。

割让领土是绝不可能的，联姻的事小有商量，正牌的公主就别做梦了，宗室旁支的女孩儿或许可以。宋朝能答应的，只有加钱。

在每年的三十万两之上小有浮动。

除此以外，再没商量。

四月初七日，富弼跟着辽国使者上路，去辽国和耶律宗真面谈。

临行前，发生了一个小插曲。

宋朝决定给富弼升官。

这是惯例，当年澶渊大战时，宋朝的谈判使者是曹利用，身份只是枢密院的一个小办事员，为了国家的体面，临时升职到合门祗候、崇仪副使。

这时富弼是右正言、知制诰，已经相当的高了，尤其是知制诰，仅次于翰林学士。

照例升官，水涨船高，升他为礼部员外郎、枢密直学士，这就接近了宋朝顶级官爵，可以说一步登天，让人心跳。

多少人做梦都在盼着，像前面提到的一些熬资格的无耻老官，居然跑到皇帝面前痛哭流涕，就因为年纪大了，没机会进入两府，实在是不甘心，实在是想要啊——富弼的回答是，国有急难，臣唯命是从，来往奔波，是臣的职责，为什么要用官爵来贿赂我？

（奈何逆以官爵赂之！

）富弼原职上路，一路向北，从始至终，都享受着辽国方面上下串通的红黑脸待遇。

由于地位的原因，黑脸自然留给了耶律宗真，红的，就是两位使者中的刘六符。

临近辽国国都，刘六符私下里找到了富弼。

富大人，要是我们的皇帝一定要割地，其他的都不答应，这事怎么办？

富弼明白，往好里说，这是先探一下底牌，为马上就要进行的国家元首级谈判定个基调。往坏里说，辽国人已经在杀价，刚开始就把宋朝的后路堵死，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。

对策只有一个，决不让步。

哪怕一寸的后退，都会惹来更大的贪婪。

富弼说，你们要是一定要割地，就是在破坏盟约，&ldquo;澶渊之盟&rdquo;就此失效。

真要这样，割地就只是个借口，我们宋朝决不答应，唯有横戈以待。

辽国人显得很忧愁，唉，你们宋朝这样固执，这事就难办了。

富弼差点气乐了，还有比这更无耻的吗？

你要杀我，还要我把刀替你磨快了？

他调整了好半天，才能用正规的官方语言回答。

你们辽国无故要求割地，我们没有立即发兵抗拒，而是派我来好言好语地商量嫁女、增币，这样你们都不同意，还说我们宋朝固执？

刘六符想了好半天，没再言语。

很多人说，他是再没法接下去了。

但我不这样认为，没有最无耻，只有更无耻，想说永远都有理由，不然后面的辽国皇帝根本没必要出场。

他不说话，是目的达到了，私下接触破裂，宋朝人不服软，只能把要挟威胁继续进行下去。

辽国皇帝耶律宗真出场，他在皇宫里接见了富弼。

礼仪之后，历史记载是富弼先说的话。

辽国和宋朝和好，已经历四十年，父子两代。

现在你们突然要求割地，为什么？

耶律宗真的回答是把上一次的国书精减了点，背了一遍，无非就是宋朝先违约的，罪名有&ldquo;塞雁门、增塘水、治城隍、籍民兵&rdquo;，这都是搞什么？

让我们辽国很不安。

<<如果这是宋史.4, 仁宗盛世卷.下>>

大臣们都说直接出兵，让你们明白好歹，可本皇帝很仁慈，觉得还是先要回我们的关南土地再说。要是你们宋朝不答应，再出兵不迟。

富弼使者，你觉得怎样？

富弼看着这个二十六岁的外国青年，觉得真是泄气。

看来还是基础教育不好，历史课题不过关，你怎么什么事都不知道啊，甚至连怎么当好这个辽国的皇帝都不懂？

没办法，富弼决定从头说起，给辽国的小皇帝上课。

内容分两个，第一，全面回顾当年澶渊之战；第二，点出来历代辽国皇帝的死穴，这事儿要是不懂，宋朝以后还会有大麻烦，因为辽国的皇帝必将换人。

这个耶律宗真坐不稳。

关于第一，富弼问他，辽国忘了宋朝真宗皇帝的大德了吗？

当年澶渊之战，如果听从将军们的话半路截击你们，辽国能有生还者吗？

第二条，富弼问他，知道和平时和开战后，你们辽国的皇帝和臣子之间会有怎样的身份变化吗？

契丹小伙子听得有点蒙，富弼为了让他懂得更彻底些，把问题具体归纳成一句话——与宋朝通好，是你个人得利；与宋朝开战，是你的臣子得利。

现在你的大臣鼓动你打仗，是想让谁得利？

耶律宗真立即就慌了，他惊问（惊曰）：“什么意思？

”（何谓也？

）富弼再次带着他回顾历史，这可真是一堂历史长课。

从五代十国时说起。

富老师讲，契丹人之所以能得到燕云十六州，其中就有你们总是放不下的瓦桥关以南的十个县，是因为后晋的两个皇帝石敬瑭、石重贵，一个向你们的辽太宗耶律德光求救，十六州是出兵的报酬；一个看不清局势，蠢到向你们挑战，失败后辽国才能在中原称帝。

看着是彻底胜利了，战争对你们只有好处。

但要注意，那时所谓的“中国”，不过是后晋一个不得民心的小朝廷。

以那样的疆域、实力、民心，你们的遭遇是连皇帝耶律德光本人都死在汉地，变成尸体还乡。

这就是你们一直骄傲的成功？

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最终的收获在哪里？

的确，抢了大批的财物，真是发了财，但都到了谁的手里？

打草谷您总懂吧，谁抢的归谁，没有上缴的义务，都进了大臣们、武将们、士兵们的腰包。

可死伤的人马，还有粮草、军需的消耗，就都得由皇帝来承担！

这些您都不知道吗？

耶律宗真听得呆了，他父亲死得早，亲妈纯暴力，大臣们有私心，真的没人告诉过他。

富弼的话还没说完，最有分量的一句留到了最后。

请问，后晋一个残破的小国都能让契丹受到重创，现在我们宋朝堤封万里，精兵百万，钱粮无数，法令修明，上下一心，你要开战，有必胜的把握吗？

耶律宗真沉默了很久，慢慢地说出了两个字：“不能。

”服软了，很好，但是富弼纠正他。

不是不能，实事求是地说，是“胜负未可知”。

咱们退一万步讲，是辽国胜利，那时所损失的兵马、国力，是大臣们负责，还是您负责？

相反如果两国通好，坚持盟约，那时每年宋朝的岁币只归陛下一人，臣子们只有往来的使者，才能分到一些赏赐，这就是关键。

你们辽国的所有大臣，都分不到半点好处。

哪儿多哪儿少，还不清楚吗？

解说到这里，历史记载富弼就闭紧了嘴，再不啰唆。

该说的都说了，连表面政治下面的厚黑本质都解说得一清二楚，还需要再说什么？

现在两国的国运，天下的生灵，都取决于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这位辽国的小皇帝，二十六岁的契丹青年

<<如果这是宋史.4 , 仁宗盛世卷.下>>

耶律宗真到底有几分智商。  
&hellip;&hellip;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 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